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19年8月19日 (第197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美专家：与中国“经济脱钩”的负面影响不可逆转

特朗普的许多行为显然具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损害了美国经济；特朗普政府对WTO的攻击将撕裂统一的全球贸易体系；在中国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似乎决心要切断而非修复两国关系。

中美关系

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战的实际成本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8 月 6 日登载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格罗斯 (Daniel Gros) 的文章称, 特朗普对中国加征关税将让美国经济付出巨大代价。

文章称, 征收关税将对消费者和生产者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只有中国生产商需要支付 25% 的关税, 这相当于为中国以外的竞争生产商提供生产补贴, 后者由美国消费者以更高价格的形式支付。由于非中国生产商可以将其产品的价格提高 25%, 且依然在美国保持竞争力, 美国消费者购买的各种商品的价格都有可能上涨。因此, 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对消费者价格的间接影响很可能比最近估算的 0.1% 要大得多。

此外, 美国还提高了针对中国的非关税壁垒, 譬如将华为公司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但此举势必会刺激中国政府和企业加大努力, 减轻在关键技术部件上对美国的依赖。双边贸易战没有赢家, 特朗普最新的关税举措进一步增加了中美贸易战的风险, 而这可能使美国成为最大的输家。

美应当走出一条更好的对华中间道路

《华盛顿邮报》网站 8 月 6 日载文称, 对华采取“不接触”政策是不现实的, 应走出一条更好的对华中间道路。

文章称, 就像美国的总体外交政策一样, 美国的对华政策需要更明确的原则, 需要更直接地面对中国当局, 而不是加征关税、将对方妖魔化以及扩张军备。这些措施伤害了普通民众, 却没有

多少实际的影响力。

美国可以拿出真诚的态度，围绕“人类价值观”这一共同原则重新召集盟友。但美国及其盟友仍应欢迎中国加入基于“人类价值”的国际秩序。尽管中国国内存在狭隘的民族主义，但中国外交政策中表达了有关“人类价值”的崇高愿景。此外，应当“尊重中国”。美国需要在共同思想体系中体现人文多样性，美国需要中国智慧与中国市场来应对气候变化、全球不平等、人工智能以及其他紧迫问题。

对华采取“不接触”政策是不现实的。在当前气候变暖的大环境下，其他国家也无法承受中美两国在“冷战”中虚耗光阴。因此，美国既应该尊重中国，也应该直面中国当局，追求双方共同的人类价值。

美专家：人民币贬值是市场使然

美国财政部近期称中国“操纵汇率”，但有美国经济学家直言，人民币贬值是对市场的自然反应。

前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如果某个国家干预外汇市场，以压低其货币币值的方式促进出口、阻碍进口，其效果就跟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向出口产品提供补贴一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前被视为汇率操纵国的国家，普遍会出现大量贸易顺差。而中国并不符合这种情况。”

萨默斯写道：“过去八年，为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中国已将贸易顺差从 GDP 占比 8% 以上减少至基本为零。过去几年，中国始终秉承支撑性的货币政策，对货币市场的调控一直是保持币值稳定，而非降低币值。周一（8 月 5 日）人民币贬值并非人为

操纵，而是市场对美国新加征关税的自然反应。”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雷德·伯格滕（C. Fred Bergsten）称，特朗普挑起的关税争端推高了美元对所有货币的汇率，而人民币只是其中之一。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中心主任丹尼尔·艾肯森（Daniel Ikenson）指出，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不确定性，导致人们投资美国以及其他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增加了对美元的需求，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进一步降低了对人民币的需求，因此加剧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下行压力。

萨默斯表示，在美国与中国共同面临庞大的议程、美国“塑造中国行为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难道不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美国立场明显正确、利害攸关的领域，而不是那些美国的主张不可靠且会损害自身经济的领域吗？”

与中国脱钩将损害美国繁荣和竞争力

《国家利益》期刊网站 8 月 13 日登载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 Atkinson）的文章称，美中经济和贸易关系再也回不到特朗普政府之前的状态了，但与中国完全脱钩将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

文章称，随着中美继续进行经贸磋商，在谈判桌上争夺影响力的不仅仅是谈判双方。事实上，当涉及到经贸争端最重要的战略问题时，仅美国国内就至少存在三种相互竞争的立场。

第一派也是最弱的，认为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强迫外国公司转让技术、大力扶持本土企业不是大问题；第二派是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为首的贸易改革派，试图利用当前的谈判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中美“正常的”经济交往，但要建立一系列新的可执行

的双边规则以大幅减少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第三派被称为“脱钩派”，他们不满足于中国进行改革，且视中国为经济和军事威胁，是践踏人权的独裁政权。在国家安全团体的领导下，“脱钩派”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延缓中国崛起，并通过诱导美国公司离开中国、限制美国对华技术出口、大幅减少中国对美投资和贸易，来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

尽管脱钩有吸引力，但这么做是错的，可能会以牺牲美国繁荣和竞争力为代价。如果美国想保持在先进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那么政策中应包含某些基于市场的脱钩，但不应限制在华销售和投资。

首先应该帮助其他可能成为外国生产替代中心的国家，这将为美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系统提供更多生产地。其次是削弱中国在制造业的相对优势，并通过确立旨在实现美国工厂现代化和自动化的国家“登月计划”，加强美国制造业。

美专家：与中国“经济脱钩”的负面影响不可逆转

特朗普的许多行为显然具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损害了美国经济；特朗普政府对 WTO 的攻击将撕裂统一的全球贸易体系；在中国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似乎决心要切断而非修复两国关系。

《外交事务》期刊近日登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Chad Bown）和达特茅斯学院教授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A. Irwin）的文章称，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损害了美国经济，其有意削弱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行为将撕裂全球贸易体系，而与中国“经济脱钩”将对全球经济产生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文章摘要如下：

特朗普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谈判的看法高度扭曲。他将贸易活动视为零和博弈、赢输博弈，只强调一次性交易而非持续性关系，享受关税带来的杠杆效应，并倾向于依赖边缘政策、升级战和公共威胁而非外交手段。

以钢铁为例。钢铁受到政府保护并不鲜见，但特朗普政府给出的国家安全理由并不充分。美国 70% 以上的钢材消费由国内生产，进口份额稳定，不存在激增的威胁。且大部分进口产品来自加拿大、德国、日本、墨西哥和其他盟国，只有一小部分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美国钢铁行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减少，主要是由于技术在进步，而非产量下降或进口导致。

特朗普政府对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造成了更广泛、更永久的损害。美国政府已阻止了对 WTO 上诉机构的成员任命，该机构主要负责对贸易争端作出裁决。如果到 12 月份没有任何改变，将仅剩几名法官对新的案件进行裁决。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大国和小国、富国和穷国一直赖以防止贸易冲突演变为贸易战的这个争端解决体系将会彻底消失。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不完善，但美国并没有像加拿大和其他国家那样，就如何改善这一现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反而选择置身事外。最后的结局很有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在没有为继任者制定任何蓝图的情况下，彻底摧毁旧有贸易体系。

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所造成的影响而言，特朗普政府无人能及。从一开始就有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从未寻求一项能够真正结束贸易战的协议。这并不是试图帮助美国国内产业对抗进口产品的保护主义，其目标要广泛得多，也更为重要，即实现中美经济脱钩。这将标志着世界经济的历史性分裂。用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的话来说，这将代表着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竖起“经济铁幕”。这种分离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

产生的影响远不止经济方面。

在某些方面，破裂已经发生了。在美国，来自中国的学生和科学家不再像以前那样受欢迎了；中国对美国本就不多的经济投资现在正日益受到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密切关注；特朗普政府正在进一步收紧出口管控，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先进计算和增材制造技术等前沿领域。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中国获得更好的技术，德国、日本和韩国的公司将填补这一空白。

单边行动将使美国经济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如果特朗普政府真的想把美中经济分开，那么美国将不得不付出巨大经济代价。现在还不清楚特朗普是否意识到了这些代价，但很明显，经济因素并没有推动政策。对于一个依赖强劲经济发展来谋求连任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大胆的赌博。

尽管特朗普的许多政策是可逆转的，但对中国征收关税无疑将改变游戏规则。如果中国领导层不愿做出重大让步，或者是目前主导双边关系的日益加剧的国家安全担忧未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那么未来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想要取消这些措施都会变得很难。

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分离将导致全球经济重新调整，其他国家将被迫在相互竞争的贸易集团之间做出选择。即使特朗普在 2020 年连任失败，全球贸易也不会恢复如初。

美国外交

美专家为特朗普政府如何解决伊朗问题支招

《国会山报》网站 8 月 6 日登载大西洋理事会战略与风险项目负责人马修·布罗斯 (Mathew Burrows) 的文章称，特朗普针

对伊朗的“极限施压”不仅导致两国关系陷入僵局，也使整个中东陷入进一步的混乱。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重新实施制裁，不仅给伊朗带来了经济危机，还使伊朗政策体系中的强硬派获得了权力，这可能引发危险的报复行动。为了现实政治的利益，美国应该克服过去对伊朗的偏见，承认伊朗的地区角色，认真对待伊朗的安全关切。

特朗普政府需要放弃政权更迭的目标，减弱意识形态强硬派的声音，如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和国务卿蓬佩奥等，并着手扭转近 40 年来双方之间的不信任。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应与伊朗在海湾地区建立直接的军事交流和更广泛的外交沟通渠道，以促进双方就共同利益展开合作。

最重要的是，美国应利用其外交能力与伊朗以及海湾地区所有国家建立直接联系。该机制可防止致命的代理人战争，并阻止直接军事对抗。由于这些工作势必将面临反弹，特朗普在意识形态上的灵活性、非常规的治理方式及其与沙特皇室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良好关系将成为有利条件。

美学者：美应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接触以应对中国影响

兰德公司 8 月 6 日登载该智库高级防务分析师德里克·格罗斯曼（Derek Grossman）等撰写的报告称，美国应加强与自由联系邦（FAS）的联系，以对抗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报告主要观点如下：

尽管人口较少，自然资源有限，自由联系邦（包括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帕劳共和国）对于美国推行其印太战略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扩大与自由联系邦的接触，太平洋诸岛是中国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中

国还希望通过与太平洋诸岛的接触将该地区全面纳入“一带一路”。

向自由联系邦提供资助是美国加强对该地区参与并阻止中国影响力的关键。《自由联合协定》是拒绝美国以外的其他行为体在大洋洲发挥影响力的强大工具。美国应激励美国及其盟友和合作伙伴同自由联系邦国家开展建设性的交往，并通过适当的经济支持架构和其他形式的参与来增强其与自由联系邦的双边关系。

皮尤民调揭美民众对全球性威胁的看法

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揭晓了美国民众对美国面临的全球性威胁的看法。调查主要发现如下：

两党在气候变化、俄罗斯的影响力等方面分歧最为严重。84%的民主党人及倾民主党的独立人士认为气候变化是最大的国际威胁，仅 27%的共和党人及倾共和党的独立人士持同样观点。目前，65%的民主党人表示，俄罗斯的实力和影响力对美国的福祉构成重大威胁，仅 35%的共和党人持此观点。

在处理伊朗核问题时，更多美国人认为避免与伊朗发生军事冲突（49%）比坚决反对伊朗的行动（44%）更为重要。其中，认为美国应该对伊朗采取坚定立场的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的高出近两倍（68%对 23%）。

调查显示，虽然美国人认为来自朝鲜的威胁下降（53%），但对于朝鲜领导人是否认真处理核问题，多数人仍持怀疑态度（58%）。此外，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视为主要威胁的美国人由 2017 年的近 68%降至 53%。

多年来，来自其他国家的网络攻击威胁一直被美国公众视为

头号威胁之一。调查显示，目前有74%受访者认为网络攻击是美国福祉面临的一个主要威胁。

此外，2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对手”，而50%的人认为中国是个“严重问题”但不是“对手”。在谈到对华经贸政策时，62%的人认为与中国就经济议题建立更牢固的关系比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重要，该比例创下2011年3月首次提出该问题以来的新高。

美学者：覆灭后的“伊斯兰国”的融资和前景

兰德公司近日登载该智库高级分析师帕特里克·约翰逊（Patrick Johnson）等撰写的报告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几乎肯定会试图卷土重来，而此类活动需要资金，美国需要在多个领域继续参与反“伊斯兰国”的活动。报告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伊斯兰国”的哈里发从来不只是领土方面的，但该组织显然希望夺回领土。“伊斯兰国”的哈里发始终是思想上的，是其现代组织的领导人想象存在于历史中的一个愿景。若“伊斯兰国”真如其领导人所设想的那样在现实中存在，将是邻国的重大地区威胁和全世界穆斯林的噩梦。该组织在其效力和生存方面面临众多挑战，其各种组织分支（包括那些未控制领土的组织）始终是一种持续性的威胁。

其次，由于用于支持其活动的资金大幅缩减，该组织的运营支出大为下降。随着哈里发领土的丧失，他们没有必要再为民众提供服务。随着运营预算大幅减少，持续的创收活动及其囤积的现金将为其提供足够的资金，使其能够继续进行秘密的恐怖活动，并有能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开展长期的游击战。

最后，作为叛乱组织，“伊斯兰国”还将保持多样化的收入

来源，包括通过犯罪活动筹集资金。其成员试图通过勒索、绑架、杀害、偷盗、走私和贩运等犯罪手段获得生存所需的资金。控制领土能为这些活动提供便利，但并非这些活动的先决条件。

为了应对“伊斯兰国”的威胁，报告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伊拉克和叙利亚应加强国内情报收集和执法工作。有关部门应找到“伊斯兰国”的现金存放地点，并确定哪些企业拥有“伊斯兰国”的投资，以及哪些企业与其合作兑换货币和转账。

第二，开展地面行动收缴这些资金。尽管查封这些资金的地面行动比通过空袭摧毁藏匿处的风险更大，但此举可以保存资金，以供伊拉克或叙利亚的合法政府使用。

第三，“伊斯兰国”具有一个国际金融关系网络，尽管捐赠在该组织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但其在全世界筹集资金，因此，各方应开展国际合作打击这些关系。

第四，随着重建工作的开展，执法实体为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受影响的民众提供保护至关重要，这既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为了确保资金不会遭“伊斯兰国”勒索。当局还需确保“伊斯兰国”不会通过其他途径获得重建资金。

第五，更好的政府治理将帮助缓解一些导致该组织出现的问题。军事措施仍有必要，因为制裁等举措不足以应对该组织的威胁。

美国政治/其他

美媒：美两党对枪支文化存在误解

Politico 网站 8 月 4 日载文称，近来发生的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引发了一场关于枪支管制的辩论，然而美国两党对枪支文

化存在误解。

民主党人谴责在枪支管理问题上的不作为，并将矛头直指美国步枪协会（NRA）和枪支游说团体。共和党人反驳称，枪支法并非问题所在，精神疾病才是枪支暴力的罪魁祸首。美国人认为自己在宪法所赋予的持枪权利的意义与限制问题上陷入了永久的僵局。但美国在枪支问题上的僵局远不止于此，这是因为两党都对枪支本身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存在错误认识。

皮尤研究中心 2017 年对枪支持有者的态度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显示，持有枪支的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是 NRA 的成员，而且大多数人赞成某种形式的枪支管制。然而，大多数人都不支持推动对枪支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因为他们既不相信政府，也不相信政府会保护他们。

但从文化上讲，枪支对其所有者来说是一项有意义的社会资产。在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在一个建立联系变得越发困难的年代，枪支能够将人们联系在一起。部分是因为枪支的危险性与诱惑力，部分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深深植根于美国的体育文化。在娱乐层面，枪支拥有者可以参与业余的辩论与讨论；在政治与文化层面，枪支构成了公民武装的保障。

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尤其是那些寻求严格监管的人，必须认识到枪支不仅仅是致命武器，枪支还改变了人们理解自己的政治身份以及作为公民所拥有的权力的方式。对枪支拥有者来说，枪支是良好公民身份的物质体现。任何真正的枪支法改革都需要考虑到这一群体与价值体系。

美国政治中的种族牌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8 月 5 日登载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

雷默 (Ian Buruma) 的文章称, 最近发生在埃尔帕索的大规模枪击案引发了人们对特朗普“白人至上”言论的关注, 种族问题成为 2020 年总统竞选的热门问题。

尽管特朗普从未公开煽动人们从事暴力活动, 但很多施暴者认为特朗普的言论给了他们这样做的权利。特朗普的批评者认为种族问题应该是 2020 年选举的核心问题。

由于特朗普依赖愤怒的白人选民, 因此多元化、反种族主义和提升有色人种应该是相应的对抗特朗普的策略。对于那些认为特朗普对美国构成威胁的人以及那些成为种族主义者目标的人来说, 这是否是把特朗普赶下台的最有效方式, 答案还不能确定。

美国政治之所以变得如此复杂, 是种族、阶级与文化融合的结果。当然, 种族在美国的文化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从种族差异的角度来看待美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裂痕未免太过黑白分明了。把反对白人特权作为对抗特朗普的主要平台, 不仅可能疏远民主党需要的支持者, 还可能让民主党人互相对立。

特朗普对关税的依赖将对美国经济造成损害

《国家利益》期刊网站 8 月 6 日载文称, 特朗普正在制造自找的经济创伤, 他对关税的依赖可能给美国经济造成损害。

特朗普宣称将在九月份对 300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但中国通过要求相关企业暂停进口美国货物做出反击。特朗普的冲动有使中国从“战略竞争者”变成“敌人”的风险。但美国并不需要一场新“冷战”, 相反, 与中国展开经济甚至军事冲突与美国真正的国家利益相悖。

特朗普坚信, 他能通过施加关税使美国的盟友和对手屈服。他似乎认为, 美国在全球的行为可以免受惩罚。尽管国会还未批

准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的一项新关税协定，特朗普又开始对美国与日本和欧盟的贸易发出威胁。

最重要的是，特朗普陷入了与中国的僵局，中国正看着特朗普对美国经济造成一系列损害，尤其是对构成他政治基础很大一部分农民的损害。由于美国政策的反复无常，北京很可能决定将其农业进口永久转移到其他国家，中国已经增加了从俄罗斯进口小麦和大豆的规模。

有分析指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已使美国 GDP 下降了一个百分点。特朗普一直假装是中国而非美国在为他的关税买单。如果继续破坏经济，他不啻于用自己的行动为民主党竞选对手在 2020 年大选中“助力”。

美《2020 财年预算案》的四大看点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政治治理研究项目研究员莫莉·雷诺兹(Molly E. Reynolds)撰写的文章，总结了国会于 7 月底通过的两年期初步预算协议的四大看点：

第一，特朗普可能支持该协议，但民主党的投票却是使其通过“终点线”。谈判者就协议达成一致后，特朗普多次在推特上表示支持该协议，但共和党议员对该协议的态度更为分化。在众议院，只有 65 名共和党众议员支持该协议；在参议院，民主党对该协议的支持度也高于共和党。

第二，法案提高了国防与非国防项目的支出基准，但两年的增幅并不均衡。2019 年至 2020 年的增幅远远大于 2020 年至 2021 年的增幅。2020 年国防预算限额拟为 6665 亿美元，比 2019 年增加 195 亿美元；在非国防领域，2020 的预算限额将比 2019 年的限额 5970 亿美元增加 245 亿美元。然而，从 2020 年到 2021

年，增加的数额要小得多，国防和非国防预算各增加 50 亿美元。

第三，就预算法案附加条款达成一致作用不大。法案中拨款数额更符合民主党而非特朗普的心意。但有观点认为，两党就限制预算花费和修改总统在不同联邦账户之间划拨资金的能力的协议是民主党的损失。不过，目前还不清楚，某些民主党人支持的许多此类改革，是否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国会将就拨款法案召开的两院制谈判中存活下来。

第四，避免政府停摆的工作尚未完成。除了避免债务违约，本次协议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向避免政府在 9 月底停摆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但政府届时是否会“关门”还是未知数。众议院目前就 112 项开支法案中的 9 项完成了初步工作，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表示，其计划在 9 月就参议院版本展开工作。

美媒：特朗普收紧移民政策将加剧美劳动力“短缺”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正在推进限制合法移民的政策，一些贫困移民的绿卡申请将会被拒。对此，Vox 网站近日载文称，目前美国劳动力短缺，而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会让这一情况雪上加霜。文章摘要如下：

在美国，空缺职位的数量连续 16 个月高于求职者的数量。根据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在 6 月份，美国有 740 万个空缺职位，但求职者只有 600 万人。自从 20 年前劳工部开始跟踪工作流动率（job turnover）以来，求职者的数量一直比空缺职位多，但 2018 年 1 月，情况首次发生了变化。

现在几乎每个行业都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但值得一提的是，雇主现在更需要的是蓝领工人，而不是需接受大学教育的专业职位。最难寻找的不再是计算机工程师，而是家庭医保助理、

餐馆或旅馆工作人员。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上大学、从事专业工作，而“婴儿潮”一代的工人阶级则纷纷退休。这意味着，低技能工人首次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最多筹码。

尽管劳动力短缺似乎是特朗普可以夸耀的事情，但有一个迹象令人不安：空缺职位总数正在减少，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能会继续放缓。这对特朗普来说是个坏消息。

此外，在从“大衰退”复苏的过程中，美国经济面临的最持久的问题是收入增长缓慢。虽然失业率下降，经济扩张，但工资增长跟不上生活成本的上升。提高工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企业也需要雇佣更多外国工人。为了填补所有空缺职位并保持经济增长，国会需要允许更多低技能移民合法工作，移民改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自上任以来，特朗普政府无视对低技能移民工人的大量需求，试图限制几乎所有合法移民途径，但讽刺的是，他在自己的高尔夫俱乐部雇佣了非法移民。

特朗普政府最近宣布的移民政策将改变目前的合法移民体系。新的绿卡制度将偏向教育水平高、英语流利和专业技能强的移民。大多数绿卡将根据积分制度法发放给移民。该制度根据某些标准对申请人进行排名，如专业技能、教育水平、年龄和英语流利程度。低技能移民进入美国的难度将上升。

《华尔街日报》评论称：“如果特朗普总统希望雇主在美国生产和制造更多产品，就要改善美国在制造业及IT行业的教育和技能。但美国经济也需要更多外国工人和更好的合法引进外籍工人的计划。”

为技术移民和非技术移民提供更多工作签证，似乎是缓解劳动力短缺的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然而，这也是特朗普最不愿意采取的解决方案。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